篷窗隨録

蓬窗隨錄卷六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璥校

目錄

疏

議禁燒鍋疏

為遵

旨敬抒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臣伏見我

皇上惠愛黎元湛恩溥博固已無遠弗屆矣乃復念

養民之道莫先於厚生耗穀之多常因於造酒

特頒諭旨令臣等將北五省私開燒鍋者如何治罪

並官員如何嚴加處分之處即行定議具奏續

緣孫嘉淦請弛酒禁我

皇上好問好察資始資生虛懷之誠亙古未有臣伏

思臣等從前所議但議以不宜嚴禁並未將嚴

禁燒鍋徒滋紛擾無益於穀米之處明白具奏

今伏讀

上諭禁止燒鍋一事爾等九卿兩議具奏其大指皆以燒鍋當禁朕前所降諭旨爲是而以孫嘉淦陳奏爲非夫泛論燒鍋當禁而不宜開通則固朕旨是而孫嘉淦之言非矣且亦無庸朕之頒發是旨矣何則此久經禁止而未開之事復何庸更張耶朕以法久不行視爲虛文故欲嚴禁以重穀而孫嘉淦則以爲雖行嚴禁不能積穀而反於民間不無紛擾滋弊是兩說不可並行者也今觀王大臣所奏尙不無回護朕旨之處殊非朕虛衷求言期

於利用厚生之意卽如一議內稱燒酒之害最甚本宜嚴禁但加重本犯之罪條嚴定官吏之處分恐小民無知犯法吏胥緣以爲奸於民情有所未便應照已行之成法爲之懲治等語一議內稱燒鍋本犯仍照舊例治罪應將官員處分分別定例其業經成造之燒酒仍准其售賣等語據此則禁止仍屬虛文但嚴官例之處分而本犯之治罪如舊則造酒之人既無所畏憚而官員或轉以干涉考成多方回護仍於禁約無益況成造之酒仍准售賣則奸民私造者皆以沽賣陳酒藉口遷延歲月雖禁猶不禁也何用王大臣之兩議爲哉能直

指利弊或欲行嚴禁燒鍋則必詳議查察之法以為端本澄源之論若以為比戶搜查轉行滋擾則朕旨可以收回如此兩議朕自然就其中酌一是者而行之斷不固執已見也今兩議名為兩而實則一不過向來如是禁止今則添一官員處分耳試思於嚴禁燒鍋一節以裕米穀為有益乎為無益乎王大臣皆

皇考簡用之人不得為是兩可遷就之論倘其詳酌事理或應行嚴禁或因時制宜必期於民生日用之間有利無弊斯稱朕咨訪之意其各抒已見或一議或兩議皆可欽此臣　敢不分晰情事條達以

聞伏念嚴禁燒酒法到令行如果民不滋擾而閭閻
穀米漸次盈甯日積月累自登康阜此固急宜
嚴加禁約以爲端本澄源之政者也獨是奉行
之下擾者日見其擾嚴者未見其嚴燒酒依然
不斷而滋擾終無盡期臣請約畧爲我
皇上敬陳之夫燒鍋一事屢經嚴禁終未能禁止者
雖因有司奉行不善其勢實有不能盡除其弊
以絕其根也何則蓋私開燒鍋之利甚重而易
售小民惟利是圖必以性命爭焉法令一出務
須比戶搜查挨家盤詰鄉地鄰里每月取具甘
結以爲並無私燒之證雖如此嚴禁私燒之家

反得借此倍獲重利而平民終日徒受官吏搜查盤詰之擾也緣私燒之家多係奸商富戶因其貲則交通胥役以爲營運恃有高牆曲戶以爲藏匿又不肖官吏所在容有或受苞苴而忘公或畏考成而曲護陽奉陰違明知故縱此所以滋弊而不能絕其根也設使廉吏不可以干求良牧不可以朦混而胥役人等從無不貪財者奸商串挽分肥富戶勾通漁利一遇查拏之信則預爲之密遞收藏代爲之設法遮飾矣即云官吏胥役皆奉公守法而嚴禁之後燒酒價必騰貴逐錐刀者不但豪富夥爲爭先即中商

小賈亦相倣效且必多方潛匿售賣其弊暗滋而仍不能絕其根也至已經造成之燒酒不立限以期之則因循悠忽藉口遷延賣無了時立限以期之則地方有大小之不同出入有多寡之不一槩立一限則涸而無紀勢不能行若分晰立限又必挨家逐戶細細盤詰搜查騷擾愈不可勝言矣造成之酒在限內則公然明賣在限外則暗地潛沽惟見煩擾而究不能絕其根也若謂嚴禁之法不論賣酒買酒人等悉嚴定以科罪官員重以處分以冀除絕私燒夫私燒之家治罪本不足惜但私買之人不可指屈有

私買之人必不能無私燒之家定以罪條私買者脫然無累則法不均若竟將私買之人亦定以罪條則北五省犯酒禁之罪民居八九矣此又勢難科罪者也既難科罪則買者仍買賣者仍賣其弊日滋而終不能絕其根也試即以罪論原私燒之心經營貿易不過求利之意如私宰耕牛者然非同强盜光棍窮凶極惡有劫奪害人心者可比萬萬難以重罪科之也不以重罪科之則民鮮畏而多犯伊等罪不致刑辟故輒敢以身試之賣者熙熙買者攘攘益禁之而滋擾擾之而仍不能禁者也然使禁之雖不無

滋擾而民間穀米終能充裕久而蓋藏自饒此
又急宜嚴加禁約將本犯重以科罪官員重以
處分即滋擾於一時猶可收億萬年豐亨之樂
但嚴禁燒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民間常食之
穀米實實不能加多久久不能積裕其故何也
蓋直隸山東等省以高粱豆皮穀殼米粺并棄
秫葡萄皆可以造酒以大麥菀豆作麯蒸之而
成並非黍稷菽粟民間常食之穀米禁燒酒之
所積裕惟高粱大麥並豆皮米粺棄秫等項而
已矣夫豆皮等類固爲民間棄而不食者也至
於高粱有粗細二種其種之細者較之他穀皮

極細質極粗舂之竟日尚難入口故富戶多食粳米老米貧民多食稷米粟米即極貧之民情愿日食粟米薄粥不肯日食高粱也舍作燒酒而外則以之餵驢馬牛而需其力以之飼雞鵝鴨而取其肥餘更無所用之至於大麥民於初熟時間或食之此後則糶賣以爲日用之費亦非常食之穀米此二者蓄雖多無與於百姓饔飧之計裕之誠非急務臣思我

皇上嚴禁燒酒原欲使北五省菽粟如水火也嚴禁而徒滋擾乎民無補於穀嚴禁復何益耶況燒酒一經嚴禁民必多做黃酒民必多飲黃酒做

者多則穀米愈加靡費而家無積穀飲者多則銀錢愈加銷耗而家無餘資嚴禁燒酒洵無益也然諸酒皆能爲害而燒酒倍之臣伏讀

上諭小民日營其生稍有錙銖輒以縱飲爲快無裨於喪祭賓客老疾之用而適以啟讙譁角鬬之媒

天語煌煌誠明燭萬里洞鑒人情也今夫士農工賈耽於酒者往往惰荒職業曠廢天時亂人性情悞人正事或且忿爭以成鬬毆涉訟禁之尚有蹈此者開則愈無忌憚此所以

列聖相傳遵行而弗替也據臣愚見嚴禁燒鍋既無關

於積裕穀米徒滋紛擾而終不能禁似無庸另
爲置議臣請嗣後禁止燒鍋仍仰遵定例照舊
奉行各該地方官務須實心實力辦理因時視
年歲之不齊因人情而區畫或時當誡飭或時
當勸諭隨地制宜期於妥協俾民自知勉勵相
與共遵
功令再販賣燒酒向來稅有定額夫旣禁其私燒
則欲除其違禁之弊若復收其官稅似仍啟其
違禁之端禁止之令難以並行嗣後燒酒額稅
並請停納臣恭逢我
皇上育物如天求言若渴諄諄垂訓詢及芻蕘又見

今日之民共遊於
堯天舜日之中含哺鼓腹相安於鑿井耕田之下奏
簫吹豳臣安得不敬抒管見上達
宸聽倘荷
天心允若萬姓咸熙臣謹將嚴禁燒鍋徒滋紛擾無
益於穀米無裨於民生日用之處分晰情節明
白奏
聞是否有當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

請開酒禁疏　　孫嘉淦

爲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本月初九日內閣奉

上諭養民之政多端而莫先於儲備所以使粟米有餘以應緩急之用也夫欲使粟米有餘必先去其耗穀之事而耗穀之尤甚則莫如燒酒燒酒之盛行則莫如河北五省夫小民日營其生稍有錙銖輒以縱飲爲快無裨於喪祭賓客老病之用而適以啟諠譁角鬬之媒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售人皆樂其便易故造之者多而耗米穀也較他酒爲甚往者

皇祖

皇考屢嚴燒鍋之禁有司陽奉陰違必待眾口嗷嗷始不得已而稽查禁約及薄有收獲仍然公行無忌夫與其禁於已饑之後節省於臨時孰若禁於未饑之先積儲於平日今卽一州一邑而計之歲耗穀米少者萬餘石多者數萬石不等則禁止之後通計五省所存之穀已千餘萬石矣雖有穀石之家不能皆分所有以周貧乏而所存之穀自在民間可以通融接濟較之無米之炊不啻霄壤矣況遇歲稔豐收穀必甚賤貧民之生計益艱家有蓋藏之效未必不由於此而無識之人或以造酒之

家不免失業爲慮不知壟斷市利率由黠悍之富民用其資財串通胥役敢於觸禁肆行並非貧民無力者之生業也是禁之則貧民裕養生之資不禁則富民獲漁利之益其間得失利害皎然可覩朕籌之已熟北五省燒鍋一事當永行嚴禁無可疑者至於違禁私造之人及賄縱之官吏如何從重治罪其失察之地方官如何嚴加處分之處著九卿即行定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勤求民隱撙節愛養之至意臣等自當實力奉行詳思所以禁約之方但臣生長田間食貧居賤二十餘年農商之疾苦閭閻之情僞閱歷既

久知之頗詳誠見此事所關甚大惟恐措置不

善徒滋煩擾而無益於民尙祈

皇上再審之也伏讀

上諭河北五省燒酒盛行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售

人皆樂其便易故造之者多則是造酒之由

皇上既知之矣又讀

上諭燒鍋之禁有司陽奉陰違黠悍富民用其資財

串通胥役敢於觸禁肆行則是禁酒之弊

皇上亦既知之矣知其造之多而禁之難而猶斷然

必禁者葢以造酒之家類皆富民而非貧民之

生業禁酒而存米穀則富民不過暫擾於一旦

而貧民將享樂利於無窮此所以斷然禁之而
不疑也臣之愚昧則以爲燒酒之禁無論禁之
而滋擾擾之而終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擾而遂
能永禁其於貧民之生計米穀之蓋藏不惟無
益而且有所損臣請詳言之望
皇上鑒宥而採擇焉夫所謂作酒醪以糜穀者爲黃
酒言之也黃酒之麯必用小麥其米則需糯粳
秫黍此皆五穀之中最精且良糜之誠爲可惜
若白酒則用高糧而佐以豆皮黍穀糠之類
其麯則用大麥大麥與高糧非朝夕所常食而
糠殼等項本屬棄物雜而成酒可以得重價其

醋可以喂六畜此乃化無用爲有用非作無益以害有益也他若棗柿葡萄等類皆可燒酒乃天地自然之利不需米穀而成今欲禁燒酒而併禁黃酒則無以爲祭祀賔客養老之用誠有所不可若不禁黃酒而止禁燒酒則是使天下巨萬億兆飲燒酒之人皆轉而飲黃酒飲燒酒四兩而醉者飲黃酒二三斤而不足則黃酒之沽必什倍於前而小麥糯黍之費不可以數計矣省大麥高粱之粗且賤者而倍費小麥糯黍之精且貴者此臣所謂無益於蓋藏者也至小民之生計則豈特口食已哉必將以盆甑爨而

以鐵耕百工之所爲皆需以粟易之而又有稅糧之徵衣服鹽蔬之用婚姻疾病喪葬之費非糶五穀無由得也故粟太貴則病末太賤則傷農得其中而後農末俱利故農有歉荒亦有熟荒計十年之內歉歲三而豐歲七則粟宜有所洩非但積之不用而已今北五省之地不種高糧則無以爲薪席屋牆之用種之而用其稭稈則其顆粒宜有所售賣燒鍋既禁則富民不買高糧而貧民之高糧雖賤而不售高糧不售而又必需酒則必賣米穀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內八口之家賣高糧之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

三兩矣買白酒之費不過二三兩今買黃酒則費七八兩矣既已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穗穀之類堆積而不能易錢園林菓木之實腐朽而歸於無用牛羊猪鵞等畜艱食而不能肥腯自然之利皆失則日用所需惟糶米麥糶之而售則家無蓋藏糶之而不售則完納稅糧以及衣服婚喪之用皆絀此 臣所謂有損於生計者也且夫小民之趨利如水就下此非政刑所能防也利所不在雖賞之而不爲利之所在則禁之而愈甚燒鍋禁則白酒少酒少則價必貴價貴則私燒之利什倍什倍之利之所在則

民以性命爭焉私鑄銅錢私造賭具罪至斬絞軍流而民猶或犯無他爭利故也今私燒白酒則將定以何罪乎我

皇上大聖至仁斷不忍以飲食細故而置民於大辟則其罪必不比於私鑄造賭罪輕於彼而利有甚焉欲民之不犯難矣不得已也而重官吏之處分官畏處分則查拿中商小賈類皆失業而豪富之家高牆深院查拿之所不至敢於觸禁則富民益獲漁利之益貧民不勝其欲而思效之將改造其器而變易其法於是乎釀醋之盆皆可以釀醋蒸飯之甑皆可以蒸酒有司奉令

不謹則賄縱而分其貲財奉令過謹則橫拿而傾其身家不帑惟是而已夫醋瓮飯甑則何家不有哉一家之瓮甑偶爾犯法則萬家之瓮甑盡屬可疑將炊爨之民比戶可以查拿日用之物隨手可以訛詐公庭無非訐酒之訟而囹圄亦不能容犯酒之人矣孟子曰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本爲小民之生計而滋擾如此則立法不可不愼也臣之愚昧以爲燒鍋之禁或宜於歉歲而必不宜於豐年歉歲粒米維艱則大麥高糧之類亦可以療饑禁之誠爲有益但止可禁於成災之地而各處不必通行亦但可善

爲勸導暫行封儲而不必壞其器具而加以刑罰至豐年米穀足食則大麥高粱之類原非朝夕常食之物自宜開通酒禁使官吏無由需索而民間亦得出其不急需之顆粒無所用之粃糠轉移售賣以佐不時之費則上下不擾而百姓自享盈甯之慶矣望

皇上爲斯民熟計之也臣幸生

聖人之世受不次之

恩惟願吾堯舜之

君一無過舉惟恐吾堯舜之民少有怨咨是以敢竭其芻蕘之見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二十七日奉

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詳議具奏朕之所以命禁燒鍋者原爲民食起見今觀孫嘉淦所奏是嚴禁亦有必不可行者王大臣不可曲從朕旨亦不必迴護孫嘉淦其和衷定議以聞若果嚴禁燒鍋不但於民食無益而且有害則朕旨可收回何難改正耶欽此

陳江蘇情形疏

林則徐

再江蘇連年災歉民情竭蹶異常望歲之心人人急切今夏雨暘時若滿望得一豐收稍補從前積歉乃自六月間江湖盛漲沿江各縣業已被災其時蘇松等屬棉稻青葱猶冀以江南之贏補江北之絀蓋本省漕賦在江北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故蘇松等屬秋成關係尤重惟所種俱係晚稻成熟最遲秋分後稻始揚花偏值風雨陰寒遂多秀而不實然大概猶不失爲中稔迨九月後乃復晴少雨多晝則霧氣迷濛夜則霜威寒重雖已結成顆粒僅得半漿鄉農傳說喑荒臣猶不信于

立冬前後親坐小舟密往各處察看見一穗所結多屬空稃半欒之禾變成焦黑實先前所不及料然猶盼望晴霽庶可收晒上𥶂不意十月以來滂沱不止迅雷閃電晝夜數番自江甯以至蘇松見聞如一臣幸屬虔誠禮禱悚懼滋深雖中閒偶爾見晴而陽光熹微不敵連旬盛雨在田未割之稻難免被淹即已割者欲晒無從亦多發芽霉爛鄉民烘焙勉强試𥶂而米粒已酥上𥶂即碎是以業戶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欽奉

諭旨新漕提前趕辦當經欽遵嚴飭各屬勒令先具限結將何日開倉何日徵兌何日開行登載結內並

聲明如有逾期願甘參辦字樣呈送如不具限即以才力不勝立予參撤不使戀棧貽誤各屬皆具結遵辦然賦從租出租未收納賦自何來當此情形屢變之餘實深焦灼又各屬沙地祇宜種植木棉男婦織紡爲生者十居五六連歲棉荒歇業生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晚棉結鈴尚旺如得晴暄天氣猶可救之桑榆乃以雨霧風霜青苞腐脫計收成僅止一二分小民紡織無資停機坐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即趕緊種麥猶恐過時況又雨雪紛乘至今未已田皆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資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報秋災以後歉象加

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以秋災不出九月不
許妄報原係遵守定例然值連陰苦雨人心難免
惶惶外縣城鄉不無搶掠滋鬧之事臣飭委文武
大員分投彈壓現已安靜除寶山鄉民因補報歉
收擠至縣署一案另摺
奏明嚴拏提審外其餘情節較輕例不應
奏者亦當隨案照例懲辦以戢刁風惟據續報歉收
情形勘明屬實不得不照續被災傷之例酌請緩
徵正在繕摺具
奏聞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近來江蘇等省幾于無歲不緩無年不賑國家經

費有常豈容以展緩曠典年復一年視爲相沿成例

並奉

諭旨該督撫等不肯爲國任怨不以國計爲亟是國家

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堪官吏

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聲譽等因欽此臣跪誦之

下兢凜慚惶莫能言狀伏念臣渥蒙

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財賦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

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屢有偏災極知經費有常而

不得不爲賑恤蠲緩之請撫衷循省已無時不汗

背靦顏乃蒙

皇上不加嚴譴

訓飭周詳凡有人心皆當如何感愧況臣受
恩深重曷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沽名不以
國計為亟則無以仰對
君父即為
覆載之所不容臣雖至愚何忍出此即如上年臣到蘇
之後秋成僅六分有餘而蘇松等四府一州於徵
兌新漕之外尚帶運十一年留漕二十萬石合計
米數將及一百八十萬為歷來所未有之多原因
天庾正供不敢不竭力籌辦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
司陳鑾催提嚴緊亦于奏銷前掃數全完業經專
摺奏蒙

聖鑒在案竊惟盡職之道原以

國計為最先而

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

朝廷之度支積儲無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

上籌

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湖盛漲係由黔蜀湖

廣江西安徽各省大水併入長江其被圩淹灌等

處原不止上元六縣臣所請撫卹第舉其最重者

而言仰蒙

皇上天恩准給口糧災黎感淪肌髓嗣經官紳捐資撫

卹臣即復行

奏請毋庸動項將所發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儀徵五縣銀兩留爲辦賑之需其丹徒一縣捐項已有五萬餘兩並足以敷賑濟當將前發之銀提回司庫凡此稍可節省之處均不敢輕費

帑金惟于災分較重又難猝集之區則不得不酌給例賑臣等另摺請撥之十三萬兩僅分給十二縣衛軍民雖地方廣而戶口多亦只得挪節動撥此外無非倡率勸捐以冀隨時接濟惟頻年屢勸捐輸即紳富之家實亦力疲難繼查道光三年大災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萬餘兩至道光十一年災分較前相埒僅能捐至一百四十六萬餘兩其餘

各年捐項較絀此時閭閻之勸諭愈難然覩此
情形待哺災黎不能不勉籌推解臣與督臣率同
司道等官各先捐廉倡導以冀官紳富戸觀感樂
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覩不肖州縣揑災冒賑地
方刁生劣監豈肯不爲舉發而紳富之家又安肯
聽其勸諭捐貲助賑至再至三且揑災而轉自捐
廉似亦無此愚拙之州縣也至展緩之舉祇能緩
其目前仍須徵于異日非如蠲免之項慮有侵吞
州縣之于錢漕未有不願徵而願緩者至必不得
已而請年復一年則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難逃
聖鑒然臣初亦不料其凋敝之一至于此是今漕務瀕

于決裂時刻可虞臣不得不將現在實情爲我

皇上密陳梗槪查蘇松常鎭太倉四府一州之地延袤僅五百餘里歲徵地丁漕項正耗額銀三百數十萬兩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又漕贈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徵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則三倍較湖廣且十餘倍不止在米賤之年一百八九十萬之米即合銀五百數十萬兩若米價昂則暗增一二百萬兩而人不覺況有一石之米即有一石之費逐層推計無非百姓脂膏民間終歲勤勞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不過僅餘數斗自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

稔十一年又經大水民力愈見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縣買米墊完留串待徵謂之漕尾此即虧空之一端曾經臣縷晰奏聞然其勢已不可禁止矣臣上冬督辦漕務將新舊一併交幫嗣因震澤縣張亨衢辦漕遲誤

奏參革審而漕米仍復設法起運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緊要辦理不敢從寬也今歲秋禾約收已遜去年茲復節節受傷發芽霉爛詢之老農云現在縱能即晴趕晒糟朽之穀比之上年每畝已少收五六斗就蘇州一府額田六百萬畝計之即已少米三百餘萬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設

想者民間積歉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秋成之時糧價日昂一日實從來所未見來歲青黃不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口食無資而欲强其完納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臨開有缺米州縣尚能買補近且累中加累告貸無門今冬情形不但無整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曩時蘇松之繁富由于百貨之流通挹彼注茲尚堪補救近年以來不獨江蘇屢歉即鄰近各省偏災布疋絲綢銷售少權子母者既無可謀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故此次雖係勘不成災其實困苦之情竟與全災無異臣惟有一面多勸捐資妥爲

安撫一面督同道府州縣將漕務設法籌辦總不
使稍有躭延但本年已請緩徵之處尚不過十分
內之一分有餘此外常鎮等處亦已紛紛續稟臣
核其情形略輕者無不先行駁飭但天時如此日
後情形如何臣實不能預料晝見陰霾之象自省
愆尤宵聞風雨之聲難安枕席並與督臣陶澍書
函往復捐賑辦漕等事思艱圖易反覆商籌楕
豐之區豐沛俱下從此即能晴霽歉象尚不至更
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據實
奏聞仰求
訓示遵辦大江南北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

實情難瞞衆人之耳目臣如揑飾非無可以告發

之人我

聖主子惠黎元

恩施無巳正恐一夫不獲是以察核務廣但民閒困苦

顛連尚非語言所能盡本年漕務自須極力督辦

而觀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至京倉儲蓄情形臣

本未能深悉倘通盤籌畫有可暫紓民力之處總

求

恩出自天多寬一分追呼卽多培一分元氣況

天心與

聖心相應定見祥和普被屢慶綏豐長使

國計民生悉臻饒裕臣不勝延頸頌禱之至

詳陳荒政疏

魏裔介

爲詳陳救荒之政請祈

皇恩頒布以蘇遺黎以培

國脈事竊照堯水湯旱自古不免然而民不至於流離死亡之甚者以有補救之術也今歲天氣亢旱二麥多枯秋苗布種者少山東河南江北尤甚昨歲遭水今歲遇旱及今之時不爲救則百姓流離死亡戶口愈少地土愈荒財賦愈以不足豈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甯之道乎況淮徐歸德一帶地方民皆剽悍膽力過人自古以來盜賊多起於此然民非樂爲盜也冒法而爲

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故其弱者甘心饑餓其強壯者則挺而為盜矣設法以賑救之民命得延盜萌可息此正拯溺救焚之時非可以寛延月日者謹條列其事於左

一蠲租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死不贍奚暇完租凡此數處宜令有司停止敲扑踏勘災傷分別荒之分數請

旨蠲免其官員叅罰亦應停免

一發積儲以救饑餓荒政十二發財為先

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饑荒救民命今茲數處積穀宜令撫按速行清查給發以救嗷嗷待

哺之衆其春夏解部銀仍盡留用以濟倉急

一議給散以布實惠賑濟之法聚濟不如散濟零濟不如頓濟今之有司惟知煮粥之法然城居附近者得食一二碗之粥隨即枵腹其鄉村居遠者遲趁不及以致僵仆道途而死有司徒博日賑多人之名不得食者多矣不如投報花名量口給散如一人應日給一升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不至奔走廢日而且得以稍務生理修其畝畝矣

一貸官粟以俟補償春貸秋償古來善法昨科

道二臣姚延啟顧豹文巳俱有貸漕之疏部覆未允臣以爲民者食之所自出也賑民即所以足食請

勅總漕督令有司不拘何項糧米審察戶口極貧者賑之次貧者貸之賑則按名給散不復責其補還若有力而貸者開造清冊以待秋成一

一補還則公私兩利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野無靑草出糴於外即古移粟之法請

勅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艱難以輕動外其存留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於豐賤地

方歸而減價平糶於民米價不致騰踴而民受其利矣

一勸富民以廣相生貧民忍饑待斃富民安得獨享要在有司化導隨其捐貲多寡立一清冊分別褒獎嘗考明之舊典有給與七品八品冠帶者有請旌表義門者有豎立牌坊者有特賜勅書以獎勸之者則好義者獲榮自然樂輸不倦伏祈

勅部速定條格以示鼓勸

一戒抑價以來外商民情熙熙皆爲利來一抑其價本境之有穀者閉糴不出外境之興販

者褒足不前昔范仲淹知杭州包拯知廬州皆不限米價而買至日多米價日賤是在各地方有司實心行之

一禁閉糴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糴亦救災恤鄰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

勅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糴如有不遵參治勿貸

一議贖鍰以廣賑貲贖鍰積穀原爲防饑而年來民力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濟嘗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犯人於

缺糧州縣倉內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二十五斗今若倣而行之暫濟一時之急後不爲例則費用廣而賑益溥矣

一盡祈禱以回

天意齋戒祈禱在上位猶勞憂思況在有司敢云勞勩但從來故事奉行或佯禁屠沽而私飲酒食肉騶從導引而不肯習勞是其心既不以赤子生靈爲念又何能上感彼蒼乎宜

勑撫按以下一切有司凡屬境內山川可以興雲致
雨者誠恪祈禱不得仍前視爲故事若有此
等撫按糾參
一勤收瘞以廣
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至於死即
係有司之罪況又不爲收埋使爲烏鳶狗彘
所食爲民父母亦獨何心宜
勑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即爲收瘞疾病者醫藥之其
有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
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題請給
與頂帶待其長成皆

朝廷之戸口也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下雨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

勅有司省視或令富戸借具於貧民而種貧者爲之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爲措設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民得共慶於西成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凶荒之歲移民就食於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父亦莫之顧何者恐留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

其自相保結暫聽民往俟收成之後仍令各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憂而得以餬口延生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常平之外有義倉昔隋開皇年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爲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肖官吏因之爲利請

勅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或輸義錢義穀任之鄉社賤時糴之貴時糶之貸者量加耗利赤貧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掌管其出入有司勿預則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以上救荒之政共十四條皆因古人之成法而

酌以時勢之所可行不出乎周禮散利薄征之
遺意也伏惟
皇上愛民如傷常存哀矜惻隱之心屢布蠲貸賑卹
之政今茲救濟所不容緩伏願將臣芻蕘之言
勅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事有濟人人
用心戶口不至於凋殘田土得藉以耕稼盜賊
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早行一日則生民受一
日之福矣

請除蝻種疏　周　燾

爲敬籌除滅蝻種之法以衞田禾以重民食事伏惟成周多稼螟螣務除姚崇捍災焚坑並設定例蝗蝻生發地方責令有司撲捕有不實力從事者處分甚嚴然上懸爲令甲下應以空文甚或甘受處分毫無補救及根究蝗蝻起處則鄰封互相推諉希圖卸責亦其勢不得不然也我

皇上子惠黔黎痌瘝在念上年閏五月間直隸河間縣偶有飛蝗卽

勅諭督臣令所在州縣預爲防範杜絕爾時臣工亦

會奏請申嚴議敘處分之例臣竊見事關民依因再四諏訪備細研究始知捕蝗不如除蝻除蝻不如滅種謹以芻蕘之一得爲我

皇上陳之蝗蝻始由化生繼則卵生化生者低窪之地夏秋雨水停淹魚蝦卵育迨水勢涸落魚子散在草間霑惹泥塗不能隨流而去延及次年春夏生機未絕熱氣炎蒸陰從陽化鱗潛變爲羽翔而蝻孳萌生矣其初出穉小如蟻漸如蒼蠅而色黑數日則大如蟋蟀而無翼土人名爲步蝻及時撲滅猶易爲力若再過數日則長翅飛騰隨風飄颺轉徙無定其棲集之處禾黍頓

成赤地若最盛則蔽日遮天盈地數尺壅埋人
間房屋遠望如山縱行撲捕亦苦人力難施其
爲害殆不可勝言矣逮至蝗老身重不能飛翔
則又羣集種子其種子也以尾深插堅土遺卵
入地形如小囊內包九十九子色如松子仁較
脂麻加小種子在夏則本年復生種子在秋則
患延來歲苟非冬雪盈尺肅以嚴威至春融起
蟄之後滋生更繁害稼更大若各處撲捕之情
形則亦可得而言者有司縱不愛民不能不畏
處分畏處分卽不得不張皇撲捕於是差衙役
糾保甲撥烟戶設廠收買似亦盡心竭力不敢

膜視矣然有業之民或本村無蝗撥往別處撲捕惟懼拋荒農務往莊囑託鄉地勾通衙役用錢買放免一二人爲賣夫免一村爲賣莊鄉地衙役飽食肥囊再往別村仍復如故若無業奸民則又以官差捕蝗得日食工價爲已利每於山坡僻處私將蝻種藏匿聽其滋生延衍流毒待應差撲捕之時踩躪田疇搶食禾穗害更甚於蝗蝻聞地方官值蝗盛之時往往束手無策不過叩禱劉猛所以神力驅除要皆循行故事未嘗講求拔本塞源之計者也臣聞蝗所自起不過化生卵生二端化生者宜於水涸草枯之

時令地方官董率百姓縱火焚燒叢穢之區盪以烈焰草根魚子都成灰燼永絕孽芽卵生者春深風煖土脈鬆肥輒募民於前歲蝗集之處掘地取種陸續送官酌酬價值恪遵上年閏五月間欽奉

上諭放行以米易蝗之令州縣所收蝻種詳報上司核其眞僞動用米穀准於公項開銷在小民既可除害復得餬口自必踴躍從事而以米易種較之以米易蝗似覺費省功多倘行之有效亦勸民重穀之一事也臣伏見沿河州縣上年間被水災加以冬煖少雪恐將來蝻子蠕動有害

農疇合無請

聖慈勅下直隸山東等省各該督撫令其博採羣議延問野叟務得眞實情形如果事屬有益即一

面試行一面酌定章程奏請

勅部定議臣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

陳捕蝗事宜疏　　黄兆麟

爲據實陳議仰祈

睿鑒事臣伏查乾隆二十五年前督臣方觀承有見于通州等處捕蝗之失飭司道議設護田夫欲使官民兩便於民一體意誠善也而其立法有斷不可行者有可行而未能行者臣謹條析陳之其議曰三家出夫一名十名設一夫頭百夫立一牌頭每年二月爲始七月底止令各村按日輪流巡查臣謹按冊計之大興宛平二縣共應出夫七千五六百名此數千人者果盡力巡查且歷半年之久勢將荒廢本業不知衣食于

何取給令各州縣捕蝗約用人夫二三千不等少者五六日多者十餘日酌給錢米民人猶以爲艱若每縣之中合數千人枵腹原野積以半歲臣知其必不能矣且田各有主耕作之條查察自便舍種植之戸而責之他人勞且無益若海淤河淀闊遠之區而與尋常村莊類設又恐推諉悞事此其不可一也又其議曰護田夫免其門差牌頭並免大差臣切考之旗莊本無地方雜差可免民人又不能盡免冊造護田此夫也輪派雜差亦此夫也免差既屬空言巡查窮有實力而簿書查造胥吏或因緣爲利此其不

可二也且其議三家出夫一名計百戸之村出
夫三十名五十戸之村止出夫十餘名以之巡
查則病其多以之撲捕又病其少若撥一千名
必合數十村遠者不能即至而本村近處反有
餘人例派不及況每遇飛蝗停落目擊心怵諭
令就近加撥夫始漸集若依三家爲例則可捕
之時人夫無幾此數十里裹糧而至而蝗之遠
颺已過半矣此其不可三也且其議曰民勞病
違撥也又曰官費慮貴僱也其名曰護田欲不
傷田禾也今依其例出夫則近村之夫只有此
數近者不足用必濟之以遠而民之勞如故遠

者不及待必出于貴僱而官之費依然且遠來當差人當不肯盡力而爲遠地代捕又不甚惜田禾極力飭禁時猶不免是以旗民均以爲病不願捕蝗此其不可四也至其議曰旗民一體設立護田夫查則輪查撥則均撥誠有合同井守望之義矣但其法既不可行而所謂護田夫者空名而已平日既不能輪查臨時又安能均撥且司道原議曰旗人不統于地方官恐呼應不靈奏明通行庶知懍遵是旗莊之難齊前司道早議及之矣而前督 臣未經具奏者不能自信故也姑允衆請嘗試之云耳既而知其果不

可行而猶以其名而存之者以護田之說臨時便于派撥也顧飛蝗停落之時愚民無識率以喊逐爲易撲捕爲難亦不獨旗佃爲然而民人可以法繩旗佃難于强使兄旗莊主人未嘗與知其議既無由申明約束而地方官向莊頭取夫每稱借用出不出皆可自由其不盡一無怪也此臣所謂可行而未能行者也臣以捕蝗察知利病竊以爲去其法之煩擾而獨取旗民一體捕蝗一節并申明就近村莊多集人夫著爲功令則護田之利而無其害此臣前奏本意也業

蒙

聖旨俞允則其未能行者今已行矣而督臣乃舉二十五年之議以爲定例則臣所謂四不可行者誠恐嗣後復據以爲例而奉行轉滋貽悞臣不揣愚昧謹就二十五年原議酌歸簡易並將查捕所見情形酌爲捕蝗事宜數條附列于後

一捕蝗人夫不必豫設名數致滋煩擾但查清保甲冊造村莊戸口臨時按照酌撥應用旗莊則理事同知查造清冊交州縣存查

一捕蝗必用本村近地之人方得實用嗣後凡本村及毗連村莊在五里以內者比戸出夫計口多寡不拘名數止酌留守望饁餉之夫

而已五里之外每戶酌出夫一名十里之外兩戶酌出夫一名十五里之外仍照舊例三戶出夫一名均調輪替如村莊稠密之地則五里以外皆可少撥如村莊稀少則二十里內外亦可多用若城市閑人無戶名可稽者地方官臨時酌僱添用

一牌頭每縣不過數十名因而增之大村酌設二三四名不等中村酌設一名小村則二三村酌設一名免其雜差俾領率查捕人夫

一各村田野令鄉地牌頭勸率各田戶自行巡查若海濱河淀闊遠之地則令各州縣自行

酌設護田夫數名專司巡查向有以米易蝗子之例若蝗子一升給米三升則搜刨自力

一凡蝗蝻生發鄉地一面報官牌頭即率本村居人齊集撲捕如本村人不敷用即糾集附近毗連村莊居人協捕如能即時撲滅地方官驗明約加賞賚如扶同隱匿一經查出即將田戶與牌頭鄉地一併治罪如近村人夫仍不敷用地方官酌撥漸遠村莊輪替協捕如蝝孽散布連延數村則各村之人在本村撲捕各于附近村莊撥夫協濟以次及遠仍照例會同營汛兵丁督以幹員妥役則捕滅

迅速而田禾亦不致損傷

一外村調撥之夫仍照舊例每名日給米一倉升或大錢十五文其奮勇出力者酌加優賞如闊遠之地須調撥遠夫者加給米錢一倍

一捕蝗器具莫善于條拍其制以皮編直條爲之或以麻繩代皮亦可東省人謂之摃打子最爲應手順天各屬向無此物宜飭發式樣使預製于平日以便應用其次則舊鞋底各屬多用之然常不齊全宜預行通飭若仍有以木棍小枝等物塞責者卽將鄉地牌頭一併究處

一蝻子利用開溝圍逼加土掩埋蝗翅初出未
能飛亦可圍捕至長成之後則宜橫拱人夫
尾隨追捕若乘黎明露濡殲除尤易若在禾
稼之地則宜隨攏趕捕不得合圍喊逼致令
驚起且易損田禾

一收買飛蝗之法向例皆用之總緣烏合之衆
非得錢不肯出力耳其實撥拾收儲給價往
返掩埋皆費工夫故用夫多而收效轉遲惟
施之老幼婦女及搜捕零星之時則善矣若
本村近鄰力能護田以精壯之人持應手之
器當蝗勢厚集直前追捕較之收買一人可

當數人之用故用少而成功多且蝗爛地面
長發苗麥甚于糞壤也